

集部

苕溪集卷四十七

宋 劉一止 撰

外制

林積仁廣東運副劉景真淮西運判沈禹卿江西提鹽

勑具官某丁口田賦之入摧山煮海之利以佐人農部使者實司其責故於選任未嘗敢輕爾等皆以才稱屢更試用分行一道往究厥能至於問俗觀風禁姦戢暴

亦爾等所宜也可不懋哉可

右廸功郎于定遠管押廣南市舶司乳香至行

在與循一資

勅具官某有司以舶商之貨歸於朝廷馳驅迢遞視惟

謹進階一列用答爾勤可

晁謙之權户部侍郎

勅朕惟艱難以來費出日廣金穀之問朝廷是憂豈無

精敏之才任此盈虛之責疇咨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

諆府靚深器資宏遠洊更煩使綽有能名兹從宰士之聯攝貳版曹之政進班侍從寵絶等夷往盡乃心務揚厥職惟心計之妙接武於孔桑而錢流之稱抗行於晏巽斯爲稱職不愧異恩可

梁汝嘉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勅朕於近臣視同一體謂出處之事雖異而勞逸之任宜均曲軫其私率歸於厚具官某平由簡拔洊試劇煩識洞照於幾微才每優於盤錯再復版曹之貳旋躋常

伯之聨方須經乆之圖遽上乞閒之䟽西清通籍真館奉祠欽予從欲之仁適爾㑹心之樂往思其稱無替厥終可

曹偉明自陜西諸路節制司差赴行在陛對特改合入官

勑具官某爾保心王室悔罪却歸賜對使朝敷奏有序超陞官秩併滌舊汙祗服訓辭無忘報塞可

程邁就陞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

敕鄱陽古郡控江帶湖民物阜饒甲于一道屬者歲饑艱食農夫皆病師帥之任求所以惻怛憂民如朕心者付之則庶幾焉具官某法從老成志行堅正政術之敏為時吏師是用異畀左符就陛內閤輟自近甸往綏遠民爾其振廩勸分薄斂已責荒政所急罔有遺逸長材固異於侏儒利刃不辭於盤錯欽予成命益懋乃猷可

游損金部郎官

敕具官某文昌列屬匪賢不居而職金總財用之出入

其事為重以爾損名卿之子行義甚修俾服厥官公議惟允尚思砥礪以稱茂恩可

祝師龍太府寺丞

勑具官某太府之職出納邦財丞於其間事任惟劇爾才能小異達於聽聞往服厥官以佐爾長可

蘇符禮部侍郎

勑朕惟先王備禮通於天地和樂格於祖考制作之妙必既其實不於其文後世禮樂之意既亡而鐘鼓玉帛

之末尚多闕焉況其實乎祝史於是揖遜其間其君以為迂濶於是則所謂宗伯之職蓋亦名存而已具官其學有家法行如古人迴翔禁省之嚴備聲討論之益李揆第一豈惟推重於中朝張鷟無雙傾亦見詢於異域春官之貳名實具宜爾其引義據經斟酌損益使一代之典復出於搶攘之餘則朕復古之功於是乎在可不勉哉可

胡士特除寶文閣學士川陜宣撫副使諸路並

聽節制

勅三秦天下兵勁之地全蜀坤維斗絶之區並列師屯宏開幕府以壯山河之勢以張貔虎之威不有重人孰膺異選具官某䟽通英特篤厚粹深學博古而達今氣絶羣而邁往雍容持槖有獻可替否之風慷慨從戎有扶顛持危之志資實兼於文武身每繫於重輕一昨敝自朕心出當閫寄方畧㬪超於前古精神重折於衝衝兹錫贊書益隆眷委正齋壇之寵數儼上將之威容幷鉞

參旗制兩地兵戎之命雲章金畫冠五閣英俊之游乆
矣疇咨莫如汝可噫謀晉國之帥盖難其人顧重廷之
臣無出其右祗服明訓適觀壯猷可

賜樓炤辭免恩命不允詔

勑樓炤省所奏乞辭免新除翰林學士恩命具悉翰墨
之林儒者以為極任文章之職他才不可得兼昔有成
言朕所遴選嚴助在漢稱淮南諭意之辭陸贄居唐見
山東揮涕之詔豈特討論修飾之有賴抑亦理亂安危

之是資卿以卓越之才淵源之學儀於要路綽有令名頃自東臺旣兼北户當疆埸盈寧之始屬書詔塡委之時文殆類於天成意悉如於朕出爰正為眞之命屬於已試之良衆謂當然予猶恨晚而乃過形遜避殊咈眷懷况大號之已行奚小應之足尚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李綱辭免知潭州不允詔

承命益恭傳嘉考父聞詔引道史稱汾陽朕思見古人

置食三歎故於任用之際未嘗不加省焉卿氣節之高議論之偉以身殉國畧見於前其自視宜在考父汾陽之間抑朕以是望卿湖湘帥藩徒得召重而封章再至退託不能似未亮于至懷亦少違於素志兹朕所以惑也卿其深體訓言亟祇厥服無使始終之義有愧前聞則朕亦與有知人之稱豈不韙哉所請宜不允

賜李綱再辭免知潭州允詔

朕軫念遠民且以湖湘帥閫之重簡求宿望往鎮臨之

卿許國之忠不擇地而安有自來矣兹覽來疏至於再三是何辭之力也重違卿意且復以真祠之禄從所便安抑不失朕體貌之意焉所請宜不允

賜張浚辭免知福州不允詔

勑張浚省所劄子奏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恩命事具悉卿出入將相許國以身閱歷多艱忠勤不替朕方與民休息宣布恵慈增重帥垣載疇宿望矧甌閩雄勝卿所經行觀覽山川固嘗周知

民隱雍容樽俎足以消弭姦萌分朕顧憂非卿孰可往

茲厥服無事小廉所請宜不允

賜張浚再辭免知福州不允詔

勑張浚云云具悉朕惟長樂為今名區分閫之嚴盖疇

宿望卿以出將入相之器㢳經文緯武之才分朕顧憂

僉言惟允矧山川勝麗未減昔游飾版輿以奉親憑熊

軾以問俗為卿擇地無以加焉茲薦覽於來章似未孚

於至意往其祗服勿復有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禮部侍郎蘇符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蘇符省所奏辭免禮部侍郎恩命事具悉朕於六卿之貳必求望人共理之司尤為異選卿宏才偉識博物洽聞言必據經事皆守古論思之省裨益居多至於蒐補闕文參稽舊典宜卿之所樂聞也卿不知禮當誰知之其思承命之恭毋事循牆之避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工部侍郎李誼辭免恩命不允詔

勑李誼省所奏辭免工部侍郎恩命事具悉卿秉心端慤植學粹醇往在諫垣著直諒多聞之益繼居詞掖見深厚爾雅之風譽處之休迴翔久矣朕所深知而熟察也六卿之貳選任則優非予敢私實有公議往祇成命勿復多云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茗溪集卷四十七

茗溪集卷四十八

宋 劉一止 撰

墓碑

宋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永興軍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特贈右武大夫光州防禦使累贈太師魏國公楊公墓碑

楊氏出姬姓晉大夫羊舌氏至叔向食邑於楊其子食我以邑為氏食我黨於祁盈得罪於晉子孫或逃居華

陰山谷中戰國時有名章者出焉實始為華陰人族望至漢乃大魏晉隋唐冠冕蟬聯代不乏人在唐為尤盛其任於朝者居第列於三坊曰靖恭曰修行曰新昌子孫分為四院曰關西曰蜀中曰淮南曰浙中今散居麟府鴈門等郡都皆關西院子孫也在江南閩越者皆浙中院子孫也名卿才大夫將帥相臣以勳德著見於史名字不可疏舉公諱宗閔字景賢代州崞縣人也曾大夫倍以儒學稱於鄉值五季亂晦迹不仕大父曰新明

經上第仕至承奉郎賜五品服父仲臣舉明法科仕至
宣德郎贈中大夫累贈太師代國公公少而氣節嘗語
人曰丈夫處世要以功名自見不能為章句儒豐鬣
長身以絶倫科試藝殿庭與衛士較騎射皆莫及奏功
第一進秩二等敵復謀大入朝廷知之以鄜延路副總
管劉延慶為都統制擣其腹心以麟府路軍馬來殺慶
為河東路統制折可求副之延慶深入失道息於叢薄
沮洳之間賊盡得其幟立之公時為統領殿後距二里

餘疑不進遣騎往覘果賊也伏旗誓師以短兵力戰曰吾為爾先縱馬趨阜堆見於横掉賊十餘騎呼而下公躍馬上手殺數人士卒争奮大破之斬首十餘獲牛蓄十餘萬計其後李遇昌又以兵二十萬北一道將圍府州且盡畧河西諸城公詗知之曰虜畜死矣乃以槖駝二千運糧於塞令胥雄駐兵以待曰寇必出此既而果来公命他將運之獨提輕騎一萬由石州監軍路攻夏州且入葭武境遇昌日夜馳驅百里奔救其國公設伏

横𨺚之斬獲不可計後二歲戎王命遇昌以數萬騎再入
冦且大言曰可恃四鐵環鼻神堂寨來公預知之詭遣遊
獵伐木盡塞其所當出之路纔通單騎賊果入至魚貫度
隘公乘其未定擊之四戰四克一日神堂奏報賊至公不
介而出秦人呼噪曰將便先擊賊矣踰城越塹從公者萬
餘賊遁去或問之公曰冦已薄城待擐甲整軍而出且孫
而去後當復來彼猝至兵必不多時神宗皇帝特授三班
借職調鴈門縣巡教傑甲演習孫吳兵法星宿孤虛之

書且喜閲史熟古今方畧尋置通遠軍茶塲改授兼通遠軍鎮公事州薦隴湟川管界廵檢嘗會獵野食公兵不滿百夏人騎千餘奄至公連射三騎皆仆賊阻却乘勝擊之斬獲甚衆解圍湟部以多受賞崇寧初朝廷復以湟賜青唐羌改授岢嵐軍兵馬都監再録前功進秩三等任滿徙濱判管界沿河淪水陸廵檢再調慶州兵馬都監改知環州興平城未幾擢為河東第四副將駐汾州公請易極邉自効移涇原第七將就遷河東第三

副將駐烏龍寨夏人叛盟寇麟府御筆特遷第三將護
大和神堂惠銀寧城等寨及静塞城宣和初夏人寇西
邊有旨麟府路軍馬黨萬知府州事折可求為之牽
制率步騎三萬自右廂軍道入寨二百餘里無所遇二
帥結營自固獨命公以萬騎深入又百餘里見空寨
二公曰是不可復進會大風塵沙蔽野公意賊且至
退據福慶川二澗以待之賊騎二萬餘將涉澗薄我公
乘其半渡鳴鼓鏖戰斬首千餘級比還二帥府出勞公

公請自左廂監軍道以歸地雖遠無掩代之虞既歸聞賊帥李遇昌來以鐵騎數萬扼故道可擊而走也聞者欽服朝廷以極邊不可無公就陞太原府路兵馬都監歷三任不徙其後議與無山之役以公統領麟路軍馬駐兵武州之偏頭獨建獨建者契丹梟將小護虜之故居也護虜極力以爭屢矣後復以契丹騎八千步二萬據釜竈山以書約戰公遣二部將以兵當之二將敗還公知其堅命曳柴以進揚塵亘天以勁卒由山背蟻登

直下護虜驚逸潰亂公夾擊斬首甚衆護虜奔於西戎
招集散亡西北雜胡羌後二年以衆三萬復至圖報釜
竈之役公再命部將往擊戒曰賊少則擊多則避公登
樓望之謂其下曰吾料賊且置獨建直出蝎蜥川趨西
寨已設伏待之語未卒塵埃坌起蝎蜥川賊果悉衆超
西寨伏兵迅發賊首尾斷絕追擊三十餘里斬首二千
級可求以公數勝護虜西北千里貼然奏乞不次賞之
未報淵聖皇帝登極特加貴州刺史徙知豐州未赴移

知麟州時金人破我圍太原朝廷命折可求節制麟府路軍馬往救公告可求曰朝廷命公解圍顧安出耳今由汾陽進以步兵當突騎不見其利願節制建上將之旗鼓行而東聲言救晉假我精騎二萬攻其必救之所則太原之圍自解論祕不傳可求雖心善之卒不能用以至失律僅以身免可求以便宜陞公為前軍統制軍馬河東路兵馬鈐轄靖康初載西戎乘間攻取諸城無援而降者半長子震時知麟州建寧寨虜攻其城公聞

之曰吾子忠勤類我必不免已而果然自是朝廷遣聶山再割三鎮金人以麟府豐啗西夏可求命公之保德訓議尋棄城由河西入晉寧公至保德傳舍悟可求紿已亟走晉寧四日不火食既至誚責可求且勸合勤王可求以公為河東路統制軍馬中道為鄜延經畧使張深所止令保境上駐軍南頭平為鄜延中路統制軍馬今上即位南京除京兆府路軍馬鈐轄尋陞兵馬副總管公始至與經畧使唐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吾有

距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塹為守禦計以待外援捨此無策重以秦氏驕不欲擾之公退語所親曰事危矣建炎元年冬十二月金人大軍乘水渡河西騎數萬趨永興永興無避或勸公去公曰我結髮從戎蒙國厚恩行年六十有七惟有死耳他非所知明年正月十日公血戰而死公自三班借職以平勞賞功及徽宗皇帝登極八寶恩赦等前后官至武功大夫以死節聞特贈左武大夫光州防禦使官其孫三人以孫存中貴

累贈太師魏國公母宜人檀氏雍氏俱贈秦國夫人娶
賈氏繼室劉氏皆贈秦國夫人公四男子震敦武郎即
死事建寧寨者也霖鄉貢進士雲承信郎霆承節郎皆
早卒女三人適同郡鄉貢進士王仲舉靳亮何充孫七
人存中見任少傅寧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
職事居中執中皆早卒師中右奉議郎新添差通判嚴
州軍州事彦中未仕安中右儒林郎添差充兩浙西路
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守中右從事郎添差充兩浙西路

安撫使司差備差遣孫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王公宏次未行曾孫男三人偰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任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倓右承奉郎倛右承事郎曾孫女五人尚幼公天性純孝事繼母雍氏如事檀氏及死不食者數日持身清約疾惡如仇歷事五朝忠勤一節料敵應變智畧縱横出入數等御下有恩士卒樂為之死故能以少擊衆轉敗為功勇於為義不見所難劉延慶之衂公既勝虜而還行並茂林聞號呼聲執事皆以栁貫

其體枝運數人皆以槖駞之上殆千餘葢延安綏德軍
米脂城人也公駐師命脫之將士以去我境尚二百餘
里有難色公䕶卒以歸他日道過延安綏德郡人皆出
迎炷香遮拜曰此楊䮕耶非阿父我輩安得生其急人
之難類此帥守部使者薦公凡五十餘人以謂有古良
將之風及其歿也識與不識咸嗟惜之公平居教子孫
未嘗不以忠孝兩言為軌軸故子孫遵行之弗失公既
歿若干年少傅公以其年其月其日葬公於其郡縣其

鄉其山之原以某昔者嘗銘先秦國劉夫人墓更以見屬其雖不敏既不獲命則退而思之自昔忠孝之家子孫相承以功名始終無愧者百不一二柳宗元作平淮西雅美李愬之功曰西平有子朕亦有臣於是知世濟其美為時焜燿匪直其家繄國是賴今少傅公翊衛天子備殫忠勤忠肅孝恭克紹家法上所眷禮隱然為中興名臣位望之隆於前有光然而功成不矜寵厚益誠獨拳拳焉以先世名節不白於將來是懼某雖陋其何

敢辞銘曰

楊為顯姓　世澤以滋　由漢及唐
别派分枝　公家鴈門　奕奕有聞
儒學相授　位微德尊　公曰大夫
志尚各異　我必以功　自見於世
維時夏童　跳梁於紀　躪我西陲
幾無寧歲　公初即戎　氣已蓋衆
雙帶两鞬　射則命中　鏖戰腥鏂

罙踐邱𪉖　固敵是求　計不返顧
公身居先　將士内激　凡師所臨
當百以一　料敵制勝　不愧古人
機變横出　捷若鬼神　晚佐永興
遭時艱虞　連城不守　援絶勢孤
人或謂公　子盍去諸　公曰國恩
必報以軀　帝為嗟悼　告第䟽榮
孰慰忠魂　公有孝孫　孝孫翼翼

位在九棘　勲名孔昭　恭順靡忒

先大厥家　未見窮已　天其賚公

孫又有子

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累贈太師秦國公

楊公墓碑

楊氏望於關西由漢魏隋唐以至國朝世冑聯延列第

分坊博龜龔紫人物門第之盛莫與比倫支分派别散

居四方自公曾高而上皆塋代郡遂為代之崞縣人公

諱震字某以明經上第歷保定清源二縣主簿已而踰冠恬養邱園終承武郎賜五品服諱日新者公之曾大父也年少有聲九上禮部再舉明法中第歷臨晉猗氏谷三縣主簿賢而有吏能為忠宣范公所礼以宣德郎致仕累贈太師代國公諱付臣者公之大父也公之考諱宗閔少讀書有志者嘗曰吾祖居鄉閭歲饑發倉粟粒價速售俾糴者自揀斗斛不問相陽闢邑庠延鄉先生教授邑子論者以為功利及人宜自有後吾意丈夫

當以功名自見章句之學不足以發身成業既而以材武
絶倫試藝殿廷出衛士右仁宗皇帝偉之補三班借職歷
事五朝名聞西北二邊建炎中金人犯長安守節以死終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永興軍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累贈太
師魏國公公勵於學能文善書精騎射質貌魁偉沈塞有
謀魏公在諸子中特奇之既冠從戎以斬馘功補三班差
使調河東經畧司指教遇其下有恩且誨且勉閲世中程
者多部刺史交薦之秩滿改授慶州監酒繼授安邊城巡

檢太原帥薛嗣昌遣將自豐州寧遠保寧等寨進討西夏公隷嵐石路軍馬來承慶至𢓸沙流遇敵斬首三百餘級進至傾吳堆盤生擒酋長屈闊復斬級二百以功轉三班借職官制行改承信郎人有致饋於公者公謝之饋者曰我輩願効之何嫌公曰始吾父命之名實慕漢安平侯公以清白遺子孫且曰爾勉之無爽四知之戒自是我守此言如護頭目今爾以無名之賜加吾其可乎及代城或裒金以贐曰微公我輩無噍類公一無所受政

和中朝廷議復減底河命河東師任熙明會合諸軍自
晉寧綏德兩界分諸將校驍勇者咸在公居遷中賊據
山為城下瞰我師動息輒為所得諸將三却尋募能土
工者穴城師再進角樓自墮公率數輩拔劍先登斬擊
千百人大軍乘勝平其城上功第一遷成忠郎宣和初
河東帥奏公充平定軍訓練軍馬三年方臘盜據杭睦
朝廷姚平仲為都統制征之公從折可存自浙東追擊
至三界河鎮與賊遇斬首八千餘級追襲至剡上虞天

台樂清四縣取韋羌朝暘六逺三洞至黄岩賊帥吕師囊據斷頭山扼險拒我前軏下石死傷者衆累日不能進可存問計安出公以輕兵緣山背上乗髙鼓噪矢石交發賊大驚潰復縱火自衛公曰機不可失也乃被重鎧及裤褶與敢死士履火突入生得師囊乃斬賊首三千餘人復有號余大翁者以萬衆圍永嘉踰月公從平付可存撫驛真宗朝久宿衛五邊功一日以偏裨從大將北征會天晦𡨋失道至北海有老人持舟渡之且授

以乳香云服此可不食皇祐中從狄武襄公征儂智高有功遷澶州總管卒贈太保勑葬開封之沙臺號喫香劉太保父居易守忻州終供備庫副使母王氏封壽安縣君夫人供備之長女也自幼淑惠供備鍾愛難其配永興路步軍副總管楊公宗閔初任為三班借職供備一見與語奇之曰將帥才也以夫人歸焉夫人之歸楊氏事姑檀夫人甚謹侍疾不解帶不頃刻去左右輯睦宗族遇其下有恩喜慍不見於色而家事井井皆有條

理總管公以忠義自將躬冐矢石聞命引道或不介而驅視骨月如路人不少牽制居無事時夫人率勉之赴公不以私事一毫累其心故堅决若此夫人早遍通羣書及内典得其大旨敏識絶人義所當爲斷然不惑朝廷之復燕山也總管以河東第三將駐軍静寨城且沿檄武州時常勝軍五百人實散從留静寨官吏失職廪無見糧至質衣以食夫人語其子霆曰燕人陷夷踰二百年今始歸朝而郡縣無以給其食至凍餓豈人情也

哉命捐私藏數百解濟之悉賴以全活自是夫人之譽溢於邊境遠徼出征決策取勝其功居多志在立名不苟求富貴浙東賊平所師奇其材欲以子女通婚公謝之或曰折氏求子非子求折氏公曰不然吾祖皆以罷業自奮安能倚姻家幸進取非偶之譏嘗自謂吾平時所為未嘗有一事不可語人者其刻勵堅正若此建寧之禍公之子存中從征河朔獨免於難今為少傅寧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秦國公累贈公之

太師秦國公祖妣檀氏雍氏妣賈氏劉氏配董氏繼室
張氏俱贈秦國夫人男四人少傅其長也居中執中從
父戰歿彥中未仕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王公宏次未
行孫男三人偰左奉議郎知太宗正丞倓左承奉郎與
右承事郎孫女六人長曰洞元嘗適右宣教郎直秘閣
通判湖州軍州事劉正卒夫歿棄俗為道士年十九卒
詔贈冲妙鍊師餘在室少傅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
於吳興武康縣崇仁鄉楊村翔鳳山之麓張夫人祔焉

一日偰以少傅公嘗來請銘其得公行實讀之三復慨
嘆嘗覩韓愈為田洪正作廟銘載誌語曰維洪正父子
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文辭至今焜耀簡
冊今魏公與公挺身許國出萬死一生之計英烈凛然
精爽如在與日月爭光可也豈田氏父子所得比耶宜
得一世名儒發揚遺懿闡大俊傑與韓子相後先而少
傅屬銘乃逮不敏非理所宜既辭謝不獲則又惟念少
傅身衛社稷為世寶臣南渡以來首挫强敵以寬主憂

幽閨婦女皆能道之祖孫三世勲德之茂前古所無及兹升平帝眷有加位列九棘寵數優異盖事之稱抑又知天之所以報公父子者在兹也降及諸孫俱勵於學偰以藝文取高第兄弟彬彬以切以磋以光其宗光大未艾豈人力也哉豈人力也哉其誠固陋然此而不銘尚誰銘銘曰

岳岳惟公　慷慨即戎　沈毅偉傑

益習文業　急病遜夷　不見所難

與敵周旋人後身先爬沙滅底
摧鋒陷堅義勇冠軍威名乃宣
東南承平驟罹寇警既蹂杭睦
連城巷哭公佐主師往靖東浙
披山剔洞破其蟻結維時黃巖
別酋固拒憑高下石士卒反顧
公以輕騎出賊之背揚雄噪呼
賊大驚潰乃被重鎧蹈火突入

生致渠魁　窘不得逸　逮居建寧
虜御宿兖　搏虛膺至　叩城有言
爾父迫我　掩我骨月　亟以城降
尚貸爾僇　公曰此身　惟國是許
不以膏血　為爾釁鼓　於時寨兵
僅餘老稚　感激聽命　有死無二
人誰不死　公死何尤　有臣若斯
不為國羞　天監在下　報爾子孫

世公世師　有耀其門　我作銘詩

大書深刻　用侈厥慶　詔於罔極

宋故恩平郡夫人劉氏墓碑

紹興八年冬某待罪史官執筆螭陛而殿帥楊公每相遇於東廡下意色款款不相酡夷明年春見語曰存中逮事祖母恩平郡夫人蒙教育之恩甚厚墓十年矣而碑銘未立私心恧焉敢以累子某曰公家世忠孝聞於三晉而公復以勳績被寵遇致位通顯益大厥家其繼

述先懿宜有人顧安取此然不得辭既而觀夫人行實而感周南之詩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字應書法謹叙而銘之夫人姓劉氏其先居相臺後徙開封遂為封人

祖斌事闕　星馳斛之且曰太師貸脅從無知之民不可以數計師還諸將請優加褒異特進五階至脩武郎叙遷敦武郎知麟州建寧戶雜番漢囂訟難以理曉公剖決曲當上下悦服主不忍欺初契丹驍將小護虜奔於西戎居清肅河清軍招集散亡雜

西北胡羌衆十數萬破豐州攻麟府城寨魏公統領麟府路軍馬屢摧敗之盡得其父母妻子靖康初金人圍太原冬十月驅幽燕叛亡與夏人奚人等與大至建寧既合圍護虜叩城語公曰爾久奪吾偏頭獨建之居又敗釜竈山掩我骨肉吾忍死至今爾舉城降我全汝軀命不然皆齏粉矣時寨兵精鋭悉從折可求死於交城之戰所餘繞老弱百數衆守勿堅公毅然曉衆曰汝等父兄俱死於敵於汝為仇不待吾言而後喻也上報國

恩下雪親究在此時矣衆乃聽命日夜奮勵縋城撓賊
斬獲甚衆賊怒濟師急攻閲旬城中矢盡公嚮麟府再
拜訣曰兒報國以身不得復為孝子矣左右皆泣下不
忍仰視頃之城陷公揮短兵力戰殁於闤闠時十有八
日也年四十有四二子死之闔門俱陷於城初魏公聞
圍建寧曰吾兒死矣其忠勁類我已而果然公熟古將
方畧能洞敵情每從魏公初總管為永典副師金人長
驅河東郡以城降者過予水兵河虜俾夫人攜家之屬

夫人執義不從總管曰吾効死於此然不可以無後以百口累夫人夫人泣涕訣曰百口責在我君無顧家受國深恩無臨難茍免永與陷總管以死節聞夫人號慟不自勝既而曰我夫得其死矣未亡人復何憾時道梗多剽敓行次成州奧亭縣尉郭先將夫人所齎厚與盜劉敢戰以兵圍之敢戰騎卒有嘗隸總管麾下者語其徒曰此長安楊總管家屬無輒犯也衆皆竦然夫人抗聲呼敢戰曰劉侯爾名將家子今舉義當為上帥無乆

在草路隤其家聲敢戰盖太尉劉錡之辟從也感夫人之言流涕再拜請姑事夫人且願因夫人求受節制於成州夫人遣建以其情告成守曰必許之外可無寇内益勝兵一舉而兩得成守以為然既而僚屬厲曰楊夫人果免於難雖古智謀之士何以加至興元聞孫存中扈駕南巡屢立戰名喜曰我孫幼不凡固宜有此我當犯鋒鏑趨行在所兾一見而死頗畢矣明年冬錡二蜀閲半歳會存中於建康是秋遽以疾終實建炎三年八

月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三累封至宜人以存中追贈恩平郡夫人存中以其年九月十日塟夫人於建康蔣山西草堂之原男四人曰震敦武郎靖康初知麟州建寧寨夏人與契丹將小護虜寇河東死于賊追贈太師次曰霖鄉貢進士次曰雲承信郎皆早卒次曰霆承節郎後夫人一月卒女三人適鄉貢進士王仲舉靳亮何充孫男七人長曰存中殿前副虞候保成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武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實封二百户

次曰居中執中皆從其父死難曰師中秉義郎曰彥中安中守中皆承信郎孫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王公宏次未行曾孫三人曰傑成忠郎閤門祇候曰倓曰儆曾孫女四人在室嗚呼恩義相勝平時士夫處之稱以為難而夫人判之於倉猝擾攘之間不失其正名到於今伉儷俱榮斯亦奇矣論者以是深數之至孫男貴聞闕東來僅如其志不克久受鍾鼎之養事為可矜豈為善之報不於其身於其後人茲可信耶銘曰

夫人之德　式是嬪則　恭順且直
以嚴其身　有彜有倫　壼政以振
允毅楊公　秉心恪志　國爾忘躬
聞命引途　不介以驅　何有厥挐
夫人亹亹　克相君子　惟義所止
生死之決　雖古猛烈　志義或蹶
曾是閨門　謂此斷恩　慷慨以論
聲實播聞　縉紳云云　有苾其芬

夫人來東　孝孫之從　受眷則豐
惟時孝孫　日侍帝閽　帝顧為溫
車服煒煒　歸奉燕喜　惟其有此
魯未更時　壑舟已移　孝孫孔悲
惟積也厚　厥報未究　以溢我後
迤迤新岡　川流泱泱　慶如許長

茗溪集卷四十八

茗溪集卷四十九

宋　劉一止　撰

墓銘

吳亦虛墓誌銘

故將仕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吳君諱㝈字亦虛世為吳興安吉之梅溪人贈尚書都官郎中諱集之曾孫贈通議大夫諱其之孫刑部員外郎諱其之子也丱角警敏博辨父客異之稱奇童既冠游太學試選屢優兩

薦不第以刑部致仕恩符筮調歙州縣主簿未赴用薦者監明州茶場半歲負省授江寧府上元縣尉秩滿辟令任君遇事明果雖未官所至不茍上元民佃官田出租歲久會有獻言者下郡邑賣其直歸縣官府帥委君君曰是奪民田也恐非朝廷意公近臣宜有建明未幾果罷民負財結怨或以老幼死相誣陷君為條畫禁止華亭妄男子稱得天書蘄上聞部使者遣吏至邑令已下端委聽受君獨却立不拜發緘果謬聞者咨賞以政

和六年七月十二日卒於官享年四十六妻臧氏一子
曰道衡一女在室將以明年某月甲子葬於梅溪其山
之原其叔父某以君名位不振無以斷知世之達人大
官屬同郡士劉一止敘次為之銘一止與君俱受室於
臧知君宜詳嗚呼亦虛俊才如王褒論議如賈生風度
夷曠如晉宋閒人物於文無所不能於百家諸子之書
靡不涉其流而獵其英尤工為詩引類托興氣質高妙
配古作者凡其志與能視古今聞達者無所愧焉而止

於是耶余非特哀君為天下惜此士也悲夫銘曰

罔迤迤　川靡靡

君已矣　尚有子

吴君平墓誌銘

府君諱槩字君平其先事吴越錢氏闕　後徙居烏程曾大父琰以其子通議大夫知幾累封尚書都官郎中大父惟幾考景元皆不仕君年七十有九紹興十年十月某甲子以疾終於隱居之廬塋有日其子

宥屬余志其墓余先君吳出也其為世姻義不得辭始
君之考有潛德隱行名於鄉曰居士獨喜交四方之名
卿賢大夫舉酒賦詩樂以終其身君與昆弟奉觚牘治
觴豆無虛日郡東北距城五里曰毗山下臨大澤耕者
得斷碑蓋唐天寶中隱人吳筠所居居士以為茲山復
歸吳氏我豈其後身意樂之會歲大饑流亡相踵富人
匿財公私之役皆廢而游手不得以力食居士命築館
於山之麓焉以食數千指初莫喻其意君涖役以財飲

食之不加程督居士喜曰惟汝知吾節成以授子孫俾肄業其間居士泛舟往來勞勉學者余幼學與游處焉知君之篤於事親自茲始也君少慕禄仕讀書甚苦忘寒暑饑渴至得疾母夫人憂之見於言色自是少間昏定之餘猶夜諷不輟既丁内外艱則慨然有棲遁之志吳氏故饒於財宗族居城西華屋相望歲時燕飲列肆歌舞君弗好也曰吾知山棲之安而已有先君子之築廬所嘗賑饑者在焉他日移家往居之葢薙榛莽廣室

宇崇壯宏遠則加於昔名其堂曰手澤刻居士遺墨壁於左右朝夕對之植香草名木其下又以為幽閒靚麗之觀閱居十年而後歿其志不已得乎自奉甚約一錢不妄費赴人之急惟恐居後宗族無親踈其貧不能衣食婚姻與其孤甥之無以自存者稱多寡周之至供塋域祭祀之田有不給釋氏之宮先世所建立而刓缺頹廢不克扶持者則身任之不少靳里人貸錢數十萬而死其孤存焉折劵不問故人之喪二十年不葬或者以

告則往弔之且遺之金他皆類此宥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於梅溪之東五里考居士之旁相距二百步室徐氏姑蘇人朝奉郎瑗之子先君十年卒至是合祔初葬徐氏曰者卜以不吉將求之他君曰近先隴我之志也吉孰加焉男三人定宥守女五人適先澤丞沈暉進士徐大昌楊彭年周揔徐昌言孫男五人仲立仲經仲達仲述仲意孫女八人得婿者三曰張顒曰徐預曰莫大受皆進士曾孫男女各二人君三子皆克家且致志

於學藝業可觀定三舉於禮部不幸死矣守未冠薦名
鄉書其講習之暇佐治生產俾居安居享高年之樂者
宥也銘曰
維士出處各異岐　得志而樂古甚稀
軒冕富貴孰不宜　吾恐是中有駭機
大澤之北山曰昆　嵯峨上有吳鈎碑
吾先君子意所私　慨念逸軌不可追
益雜椿萃開寒扉　要令全家居翠微

高堂突兀凌烟霏　手澤足慰無窮思
此生有同露朝晞　身意兩適如君誰
維君純儉孝且慈　不肯俯仰受世譏
有子十八能誦詩　掇拾青紫當若遺
流澤演迤行見之　謂余不信稽此辭

莫國華墓誌銘

君諱廷芬字國華湖州烏程人曾祖敵祖柳皆晦德不仕父侗右迪功郎封州司理參軍君自幼頴悟種學積

文未冠入太學與一時俊彥爭名場屋間籍籍有稱政和六年賜上舍出身調單州成武主簿君初仕屬時承平乆憲綱稍疎姦貪肆行上下相冒籍之會拱輔宗室子受賄覺尋竄匿部使者委君治既而有所覬望欲中輟君督捕益峻竟獄乃止金郎令不法為民所訟邑人以君能竟拱獄乞委君問狀辭連部使者且見禱君笑曰吾豈可私撓哉卒以實聞任滿陞從政郎授黄州黄岡縣丞以父憂去官哀毀盡禮鄉里稱焉既免喪十年

不赴調或勉之則曰仕本為親吾忍死至是尚何求族父大卿公哀其志以澤逮泉壤感之君免出調平江府録事參軍因自喜曰此吾盡心之所也夫獄人命所繫死者不可復生事至重也而典獄之官貪者顧金錢巧者弄文法至其謹厚廉潔者又常患不通事情混然無章聽以一律甚者權移吏胥攬成案書名而已嚮我攝治其事頗自謂無愧今真為獄官矣其不敢不盡心每夜分録因事無巨細躬自訊鞫有葛十者盜葛亮告身

至三遷其官犯法下吏吏二獄不承廷尉檄君治一見
得情叩頭伏罪君明敏絶人而濟之以恕視食飲之節
不加楚毒強盜囙死二人將即刑謂獄吏曰令我謝録
事而死其不寃可知朝廷遣使宣諭江浙使者以事屬
君君條畫盡公不當其意怒見於色既乃省文書得君
㢘謹狀歎曰吾幾失此人車駕廵幸以應辦爾給遷文林
郎終更用薦改宣教郎授常州宜興縣丞待次里閭紹
興九年某月甲子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四十有九君初

得疾遽乞致仕願以恩追贇其父不報諸孫以其年十一月甲子葬於歸安縣至孝鄉施渚方山之源娶吳氏先君七年卒男四人澈測濬潛澈早亡濬中八年進士第女一人適右廸功郎沈正邦孫男二人杞棣孫女二人君之在母司理夢異人授梵僧像既寤而君生生性冲淡於物無所甚好自居父喪多讀浮屠氏書一日得色空之説於夢寐間有契於心作為詩頌辭旨超詣不類曙昔屛嗜欲薄聲利官舍蕭條惟一僕自隨人知其

宿值有異也然於世故所當為者未嘗不盡遇宗族以恩與人交以信平居慈祥嘗恐一語傷人至臨事毅然守正不隨俗俯仰軍興以來衣冠流離有急叩門無愛吝意資遣幼妹為擇良婿踰於己女聞者義之晚教子甚篤所與習業必時之名士親戚子弟有來學者亦諄諄焉誨之濬遂以弱冠登科君雖不遇實有以慰其心者為善之報豈偶然也哉君於余為姻家而余與君游始自鄉拔時余壯而君尚少也或謂余莫子循循寡笑

子言 則有當其重厚如老成人吾不憂其失德而懼其不克年也今不幸而信悲夫銘曰

君自弱齡 實富於藝 於彼西廱
得儁屢試 仕不茍全 志行砥礪
姦貪病民 橫肆囓噬 墮於憲網
百不一二 我豈忘怒 覆出可畏
惟法之公 何憚大吏 慘彼犴獄
人命所繫 鞫訊弗躬 枉直倒置

我心泓澄　如水在罏　辭見情得
曾莫髣髴　惟君之生　在母有異
見色明空　悉感夢寐　眇現世間
福不盈地　謂生若浮　何有聲利
君雖位卑　其得超詣　我作銘詩
以詔來裔

江仲宏墓誌銘

余從妹之夫江君寓字仲宏年六十有三紹興十八年

七月某甲子卒於官舍以某年九月某甲子葬於湖州烏程縣登靜鄉鄭村某山之原再歲其孤請銘所不得辭江氏世居衢之開化仲宏之裔高祖諱銘任諫議大夫為時吏師曾祖樞祖闕又法皆以世禄得官母趙氏系出玉牒封宗城院君仲宏幼穎異有識趣數歲而孤自念我母以已為命益致志於學未冠游太學試選屢優見推輩行其文粹而雅實深於經累舉於禮部乃不得志歸以所學教授弟子以養其母且訓其子為孝為忠

言皆可則初自太學聞東浙有寇難亟棄籍歸奉其母居儀真後遷居吳興歲久益困以時恩試居前列授登仕郎調貴州推官廟堂故人以其母老難於遠適改除監通判支鹽倉處貪吏黷貨之地仲宏凜凜如氷霜囊無一錢之儲部使者列薦於朝尋以憂去服除陞右從事調鎮江府之金壇縣尉位雖卑有憂民之心將受代得疾請致仕以卒恩遷右宣義郎自君之來吳興也余始獲拜宗城君於堂上初未知其為宗冑也吾妹在傍

鉅細必禀至米鹽靡密之事往復問語婦姑怡怡意色相授且順且慈察其服用飲食簡陋之狀雖寠人子有不堪者余心愕焉容貌加肅生於坐中既又察之仲宏之愛其親也篤而我妹奉以周旋故上下能相親且有禮也至其儉勤實出天性仲宏二子曰峿崍皆舉進士一女尚幼江之源出於岷山分以峿崍仲宏以命二子欲其不忘本始益疏而大之也余每見二甥清臞可憐言必道先訓誠有意於學者服母喪旦暮號泣血溢兩

皆仲宏調官輦轂僅留千錢為二子齏鹽之費比其還也二子復歸之余以是歎仲宏之有子其必有君子之歸也

嗚呼仲宏　閎遂敦龐　積慶之源
有如此江　衍而流之　遠而大哉
我諗之銘　以詔崌崃

丁居中墓誌銘

君諱安議字居中湖州德清人丁氏之先散居濟陽清

河陳譙等郡至漢名固者仕吳為司徒卒塟吳郡之武康子孫家焉武康至唐分為德清而丁其著姓云君之曾大父夢巖隱德不仕大父珙贈中奉大夫父雖以進士起家仕至中大夫歷守郛光二州以卒贈特進妣朱氏鄉先生祕書丞臨之女贈吳郡夫人君以特進任為從事郎監吉州酒稅歷淮西帥司屬官潭州南嶽廟用薦改右宣教郎知秀州海鹽縣丞通判韶州紹興二十一年正月壬辰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五累階右承議郎

賜五品服以其年四月辛酉塟於烏程縣平山村裏揺塢之原君少警悟强記憶出入書傳喜論道古今既筮仕益習吏道心計絶人初為吉之筦庫鈎校有方累政所員不數月悉償之課更竒羨郡士以學舍庳陋請於郡欲更諸亢爽且屬君護作量功命日規制既定會淵聖皇帝踐祚詔罷土木之役君會校官弟子語之曰聖天子愛民而息役懼有以傷之也而學之不建用為郡羞吾欲無勞民動衆而卒成之何如於長白郡以貲富

者十人為學職而屬役焉又記君市儈悉告之吾欲平直而貸爾手物之至於我手取償一不以委吏皆曰唯唯未幾材用豐辦學成壯偉為江右冠士大夫以是多之盧陵令闕委君攝治君質明坐堂上訟訴至千牘應聲剖決事皆得情未晡庭已空老吏畏服姦欺屏迹治以最稱其在海鹽也遇歲大旱復民租十八而和糴尚存吾語令田歲惡常賦且弗克不應復有和糴使上官怒吾身任之檄屢至君抗論反覆卒賴以免旁縣有積

究不伸往往請於上官丐從下君決之民信服類此邑有陶涇漑田數百頃歲久湮塞旁大姓以陰陽家不利已則沮止不克濬治逮君涖事莫敢有辭濬之如其舊自是並涇高仰之田無旱歲邑子作陶涇行以美其勤君歎曰興民之利而除其害以為已當任者古之吏也剡陂澤廢興所繫甚重見於民謠鮮不由此若召父杜母與壞陂誰程子威及覆乎陂當復至託言於黃鵠豈不以利害所繫為不輕耶吾位卑力微藉衆以成且為

利不博何敢自功論者益嘉之君性鯁亮以氣節自許與人交一語道合握手出肺肝有不合雖鉅人長者弗為屈異時廟堂故人數問君無恙不一往見之居家孝友周遠近親黨之不能婚姻喪葬者無所愛吝於教子尤力建家塾聚書萬卷館名士與子孫游自罷官海鹽乃淡然無仕進意或勉之則有甚難之色愛平山川岩之勝築室曰蜕廬閒與賓客嘯詠其上倘徉忘歸躬治窀域垂二十年是為君之域配莫氏封孺人男四人雄飛

左從政郎泰州興化縣令時飛沖飛舉進士幼未名女六人適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沈介左迪功郎新廬州學教授王彦舉登仕郎俞子陵餘在室孫男三人曰炳煜煋孫女一人君既葬雄飛伸書請銘於余辭言懇到既又出君壻尚書郎沈君之狀紀君行實有典則余三過讀之謝曰先大夫與余同里閈為姻家其相知宜詳然余老而心志耗昏目視貿貿遇時有小疏述命兒輩執筆牘占授首尾不相顧或遺落失次第尚何能

發揚先德之懿雄飛請益堅所不得辭銘曰

結駟飛車　九軌之途　未極所如

有掣其驅　截蛟斷犀　太阿之利

小見其割　闕　隳能者人

不能者天　君亦奚為　有銜下泉

流澤茲始　其後必侈　我言昌以

君有才子

吳公擇墓誌銘

紹興二年正月甲子吳君公擇以疾終於家明年四月

月壬子葬於吳興之安吉曰銅山鄉俞塢之原君之子

罕過余門纍然深墨拜且泣曰先子既克葬矣隧未有

銘託予文為不朽且先子之末屬纊也馳書命罕卜歸

葬之地曰必得良山初不言有疾若罕時攝官旁近私

心駭異將請急以歸問所以然未行而訃至距遺書纔

十日云罕不敢即死者以窀穸之故屢卜而後得之則

如先志焉獨潛德不白於後世是懼余於吳氏為彌甥

從游君父子間有年矣知君宜詳抑聞罕之葬其親蒙荆棘沐風雨躬窀穸廬舍之役其事良苦又閔閔焉懼其親之名不傳察其志為可哀余何敢以荒陋為解按吳氏之先事吳越錢氏家安吉之梅溪君大父從烏程實始為烏程人君諱其公擇其字也曾大父琰以其子通議大夫知幾累封尚書都官郎中大父惟幾父景元德行見推鄉里稱賢母夫人周氏居亡薄聲利樂燕閒與賢士大夫游治觴豆速客幾無虛日年踰七十以樂

終君與昆弟奉承惟謹自始及終無纎介可恨宗族稱焉君性警敏少嗜書善屬文及冠走京師與吳俊並游場屋雖不偶人以為能丁内外艱終喪如禮自是絶意科舉或勉之則曰禄不逮親矣尚何道教其子甚嚴朝暮課試不憚寒暑故罕自初及壯無他師藝業絶人有稱太學再以薦書餘子以屬罕曰吾惟汝之責其後次子冠亦肄業嘗與計偕士友歆艶以君為有子君素不喜植産當居士夫人無恙時謂不應有私財他日昆弟

析異君不視劵不問多寡獨以所應得應易先世藏書且將以貽後人繼前業也既久生理稍艱家人輩以子孫為言君誦疏廣益過之語告之頗好客不倦以詩酒相娛樂晚歲益篤人謂有居士之風享年六十有五平居未嘗有疾一日昧爽謂護家人方進藥君曰少須之吾就寢焉語畢已瞑目矣娶曹氏生四子宗以倍屬出疆授從事郎調臨川金谿縣尉次宜冠憲後君二十日卒女五人適奉議郎撫為軍司録事闞春進士袁安中

莫才彦餘二人在室適闕莫者前亡孫男三人曰述曰大同曰逮孫女五人皆幼君姿貌魁偉慷慨有氣節言識少所降屈往往忤物乆自知之宣和間官吏訪求花石君所居有名木黄封其上且責守護君曰主上神聖寧復有此葢俸臣所為遂伐去之銘曰

靈之歸　銅山隅　曰艮岑
鬱不㽖　視培塿　皆僕奴
前左澤　下統廬　靈所欣

復當腴　福而門　大厥初

誰云者　古青烏

叔父朝請墓誌銘

劉氏出自祁姓陶唐氏之子孫曰劉累者以擾龍事夏孔甲為御龍氏自商歷周為豕韋唐為杜在晉為士在秦為劉後徙魏徙豐曰豐公者名仁漢高帝祖也漢子孫多受封曰彭城曰中山曰京兆曰毋陽與髙平東海長沙平原廣陵南康范陽宣城等郡皆所封之地子孫

家焉惟彭城由高祖六世孫宣帝之子曰楚孝王囂者
實始受封後漢司空愷囂之四世孫也晉司隸校尉訥
愷之六世孫也其裔孫德威為唐刑部尚書生審禮封
彭城公子孫以文學政事名於時如知章知幾輩不可
槩舉公之先實自彭城五代時避亂從吳興迹晦不傳
其名稱有聞與墳墓存焉者諱權諱潤諱泰諱盱諱逢
至公為六世云公諱拱字持道實為郡之歸安人祖以
伯父雜端諱述累贈至尚書刑部侍郎祖妣吳氏濮陽

郡太君父任太子中允以兄朝議諱損及公前後累贈至光禄大夫母吴氏新安郡夫人前母吴氏信安郡夫人公生五歳而孤雜端公為擇師教焉嗜學自立不類兒童弱冠薦名鄉書鄉先生祕丞朱公臨見而異之諫大夫陳公瓘幼為郡從事教授諸生時郡學肄業數百人一小較藝以公為第一且相罷重俾領袖學者凡與計偕者三試於禮部者六卒不得一第崇寧五年春以特奏名授汀州文學時年五十八大觀二年冬調漢陽

軍漢陽縣尉任滿以捕寇賞改承務郎轉承事郎授容州高密縣丞未幾就除通判饒州終更造朝除監明州船場未赴改授通判嚴州閲歲乞閑除主管亳州明道宫江州太平觀紹興五年公第三子寧止任權尚書户部侍郎公自以再世服官率不過刺史郡守今子為侍從分當知足遂告老於朝自承仕郎以年老致仕及遇淵聖皇帝今皇帝即位霈澤序遷明堂禮成寧止初除徽猷閣直學士恩封幾八轉至右朝請郎賜五品服在

漢陽時太守游公酢雅聞公名禮遇甚厚且薦之於朝不果召髙密令黷貨紊法公數與争民頼以不擾其後令以貪敗辭連僚佐公獨無所與鄱陽歲潦榖貴流亡相望公攝郡事營屋廬發廪粟居養之全活以萬計朝廷得民謡下使者問狀公數以職事忤使者匿勿以聞公未嘗有愠色時興崇老氏教其徒頗肆郡僧有得廢觀為寺者繕葺殆數十年至是奪之既又欲并得後所薙産使者以朝命屬公有顧望意公曰我不敢私卒沮

止之後人更定無能易公議者其守道不回類此紹興九年二月某甲子終於嘉禾郡舍壽八十有五以某年九月丙午葬於烏程縣澄静鄉郎村某山之原配真氏贈安人男四人恭止早亡勤止右從政郎江淮荆浙閩廣路經制發運司主管文宗寧止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爰止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迪功郎監通州支鹽倉江寓孫男九人岩嵫嶷嶢嵎峻峋岹嶚孫女八人長適右迪功郎臨安府

臨安縣主簿范壽卿次適進士陳如雪餘尚幼公惟質直不為表暴樂道人之善若已出於書無所不讀自始學至老且病未嘗一日廢卷所論著多尤工於詩後進經公指教者無慮數十輩皆能有聲政和間公三子賔於太學悉以文稱寧止射策廷中極論時政闕失無所諱避天子嘉之擢居甲科名聞天下由天禄閣尚書郎為監司郡守入居法從率迎公之官安輿往來左右就養順指無闕遠近歆艷以為教忠之報宜有此也晚歲

康寧視聽言動如中年時一日語家人曰吾大數垂盡自此不過兩旬浹耳守止方守嘉禾怪其語無從亟上疏乞奉祠以歸比得請則公疾革矣眞氏楚之山陽人贈金紫光祿大夫錯之曾孫贈通議大夫晃之孫故進士元矩之女以賢行聞於鄉閭奉祭祀教子孫率有規則相其夫以義先公十四年卒蓋靖康改元三月其甲子也享年六十有九公葬乃從安人之兆至是合祔云公於其爲叔父其從叔父學粵自少時負笈游京師與

居里閈自念其孫侍叔父之日為最多歲時舉酒壽叔父喜溢於色已而感焉則仰視悵悵惟恐泣之緣睫而墮也今叔父復棄諸孫某老矣茍生奚為哉勤止等見屬以銘所不敢辭銘曰

嗚呼公乎學無愧於古之人自視曰不足任弗克償其志自分為有餘至於享報之豐雖當世所謂富貴利達者曾莫及其髣髴則夫身之遇與有子之禍孰少孰多吾不知為何如也

宋故右朝奉郎致仕施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其字其姓施氏湖州武康人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皆有潛德家素儒初未有大其門者府君教子益

力子鉅體府君志克勵於學藝業有聞丁年擢第登通

朝籍為尚書郎三院御史未幾以御史出守括蒼奉府

君之官優游郡齋就養無闕士夫榮之閱歲得微疾常

膳少損遽謝醫且笑曰吾聞高醫能已疾不聞能治老

也既曰語家人吾欲靜念空王境以歸宿吾心毋恒我

化遂瞑不復言實紹興十七年四月一日也時府君累封至右朝奉郎年七十有六矣御史護喪歸鄉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縣之東北大原鄉京子之原將葬見屬為之銘府君天性純孝篤於奉親自始及終茍可以順適其意者雖躬服勞不少懈遇鄉黨和而辨久而不媮雖復犯已不校如初冲淡寡欲一室蕭然不設扃鑰未嘗有姬妾之奉獨喜翻貝葉書偶方士語不則與賓容啣盃漱醪至一斗不亂襟抱怡怡人莫見其有憂慍

之容振人之急囊無留貲而鄉里言長者必歸焉配周氏先府君若干年卒至是合祔男三人長曰鑄實任家事不以毫髮累府君鉅其次也季曰蘊恭為浮屠氏女二人適丁光祖陳繼孫男五曰良友良弼良臣良能良輔孫女三適吳經沈純臣張康皆名進士張為左廸功郎德清縣主簿曾孫男女二十五人曰沈康臣者曾孫婿也余與御史俱為鄉校諸生晚而同朝御史明粹簡默人也居家有曾閔之孝為吏有龔黃之政他日自見於

世又有大焉者信乎府君之積慶在兹也銘曰

靈曰歸與京子之原州演迤而紆餘若顧吾而欲留山周衛而叢集若旗旄之導乎前騎卒之擁於後與鄉坐而拜者兹青烏氏之卜與曰君所自擇也惟永寧以福於而子孫

茗溪集卷四十九

茗溪集卷五十

宋 劉一止 撰

墓銘

宋故太孺人朱氏墓誌銘

太孺人朱氏吳興烏程人故宣教郎同郡范君貢之室也朱吳興名族仕為秘書丞未老而休官以經術教授弟子號鄉先生諱臨者太孺人之大父也以文章論議受知裕陵為中書舍人諱服者太孺人之世父也太孺

人之考諱彤與諸季皆以學問名於鄉稍不偶輒棄去
廬於先生墓之傍曰玲瓏山薙草植木畦田圃桑以業
其家以樂其身終焉太孺人自幼承家範蹈壼則惟儉
惟勤米鹽靡密布帛紡績之類習聞而熟見之人或聞
之能焉人以是律范氏之家益勤弗懈食不二羮㦸非
有賓客外姻不御綺縠義所當為惟恐居後宣教君二
妹在室太孺人始至斥奩槖與之為求良配俾克成家
已而宣教君登進士第太孺人從之官勉之奉公不以

家事絲髮稍累其心不幸宣教君早世以其喪歸綱紀
內外小大秩秩春秋之事無闕焉太孺人生一男二女
初長女議擇配未决太孺人曰吾異時嘗一見沈秀才
其人當貴議無以易此蓋先樞密沈公與求也未幾沈
公遊太學取巍科為名進士旋遇真主歷三院御史中
執法吏部尚書遂參大政知樞密院事言聽諫行為時
名臣於是鄉黨偉太孺人之識以為奇男子不過也男
曰桐太孺人勵之以學寒暑不廢嘗曰吾自奉薄陋有

良士益友可以輔吾兒者曰擊鮮躬調芼以進不敢有所憚桐嗜學不得志於科舉久之沈氏甥固請以先公遺澤奏封太孺人并桐補官任右迪功郎前監浙西安撫司回易庫幼女適右文林郎嚴州桐廬縣丞王棣孫男二曰好德好問孫女三太孺人以紹興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二以其年九月十八日葬於烏程縣澄靜鄉大正塢祔宣教君之域太孺人性明果臨終不亂後事皆自處晝桐奉治命惟謹方當窶

時色憂懼如死灰晝夜不解帶者閲月余每見而憐之既葬以銘見屬且閔閔焉懼其母之懿不傳也余其忍辭銘曰

惟婦德　先儉勤　自厥初
襲清芬　律而家　裕乃身
中歲嫠　茹苦辛　久彌勵
志克振　尚遺澤　溢後人

宋故孺人錢氏墓誌銘

孺人錢氏湖州烏程人曾祖文友祖宗澤父詠皆隱德不仕孺人適同郡右承事郎致仕沈君巽之以其子長卿仕通朝籍遇宗祀霈恩與其夫俱受封長卿奉孺人之官江左比還里舍而孺人遽得疾卒實紹興十二年七月癸卯也享年六十有五以十四年三月庚申葬於歸安縣廣固鄉因山之原初閭里未知教子弟為學也孺人諳長卿穎異相其夫督教之不憚寒暑既授之書且約以禮義言動小愆與肄業弗勤則痛懲之俾悔伏

乃已凡就學親師友負笈遊京師貲費雖廣不少靳未幾長卿馳聲太學登進士甲科於是里人始榮之而歎孺人之識非凡女子比也始王氏姊亡承事君弟妹皆幼稚孺人身任之愛育如已出及長為營婚姻異時生理當中微孺人出奩橐佐治之或告之曰獨不為子女地耶且沈氏殖產固在也孺人曰不然吾失奩橐而使吾夫兄弟保故業無貿田宅之羞與私已財而速圯其家計孰遠邇聞者韙之性嚴簡治壼內事率有軌則勇

於為義不見所難嫁孤女之無歸者五人鄰家有急悉
其力周之有賴以脫難者遇妾媵有恩媵生女欲不舉
孺人疾走拯之垂溺且責護視愛均諸子雖族黨不見
其有嫡庶之異疾既革聞長卿乞以所應遷秩易五品
服章寵賁其母朝廷從之命書且至强起笑語曰吾平
生無幾求今有子起家恩再及親志願畢矣男六人長
卿左通直郎前差充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司主管官靜
覺為浮屠武卿幹蠱次卿清卿墨卿業進士女四人長

適王擇友次吳洋次徐樵次方迪功郎新授嚴州分水
縣尉熏主簿俛稱孫男三符簡策餘未名孫女四尚幼
長卿有志節甚敏而文嘗召試館職其言頗右善類雖
不偶人以為直執孺人喪盡禮將負土以葬哀服造余
門纍然深墨拜且泣曰吾母葬有日墓隧之文古人所
重長卿不敢易也敢以累子余謝不敏然不得辭銘曰

女子之行　如蘭在室　雖馨莫聞
有偉其積　不有己私　以裕我家

字孤恤鄰　厥志則遐　人孰無兒
不曰有子　天豈我私　我躬受祉
澤其將來　子又有孫　刋此銘詩
訓於里門

宋故魏國太夫人向氏墓誌銘

故和衆輔國功臣太傅護國鎮安保静軍節度使楊國公贈太師謚武僖劉公諱某之室曰向氏以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四日甍於賜第之正寝明年五月十九日

葺錢塘之排山合祔於太師公之域其子堯佐以書抵一止曰吾母既葬矣隧未有銘敢以為請一止昔者嘗侍太師燕席且從向氏伯仲游稔夫人懿行矧一代名將相之家聲實昭人於紀述無愧所不敢辭惟向氏其先河內人後家於開封自漢晉以來屢有聞人然未克光大至我朝泰文簡公諱其始相真宗皇帝翊贊太平功德甚盛流澤演迤溢於孫子是生欽聖憲肅皇后夫人文簡五世孫欽聖之姪孫也以故定國軍節度觀察

留後追封秦王謚康懿諱經者為大王父以故檢校少保保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中太一宫使漢東郡王贈太師諱宗回者為王父以故朝議大夫通判河中府諱子章者為考夫人生十二歲以后恩封濟陽郡君朝議以其有異相擇所宜適時太師從父魯公鎮西陲居幕府中年少英特資貌粹温甚武且文朝議一見偉之以夫人歸焉劉氏族大且顯皇姑葛氏性嚴介有家法不以色假諸婦夫人若寠人子執禮益恭姑特賢之

太師父子以威名雄陝右國家倚之隱如長城其後遭時
多艱執戈衛社多立奇績仕通顯夫人勉以忠孝不絕於
口每言國恩舉手加額者三故太師禮之如賓賴之如良
友朋每奉命專征不顧其家內外數百口合屯營部曲室
家無慮數千萬繄夫人是賴建炎中敵入江浙太師以御
管副使鎮江州留家江西時寇盜四起摽掠旁近部曲
惶踐少自安夫人勞之曰爾等無恐寇至我躬見之彼
知吾家必不敢肆暴也而寇至知太師營旋即散去紹

興三年太師軍他陽明年大敵窺江詔全師控烏家渡
敵退策勲上以夫人能相其夫綏靖部曲致士卒無返
顧效死克敵加封魏國夫人仍月賜湯沐費如内職太
師三辭不獲命嘗入見上面諭曰夫人相家子又欽聖
近屬非他人比繼稱賀慈寧宫太后顧曰夫人習氣不
凡柔嘉可則一時命婦咸歆艶之凡疏封者十晉康秦
楚潤蜀等皆所封之地晚以二子登朝籍進封魏國太
夫人享年六十有三夫人端懿淑茂寡笑與言不見愠

喜壺政甚修中外井井相春秋之事視滌濯羞簋簠齋莊待旦御族黨信且厚有疾病不克扶持與貧不能嫁娶喪葬者斥貲財與之所賴以濟者甚衆視妾媵若已子疑妬之念不萌於胷中忿恚之色不形於顔貌薰然慈仁有犯已者初若不聞人自愧服平居勵其子以學俾從賢士游且曰賢者非禮意不辱雖有甚費不靳也故其子咸有可觀文行彬彬好古惇雅縉紳稱焉奉夫人孝謹歲時勝賞方舟安輿𩕳指辦具人謂夫人雖不

登上壽而雍容閒居之樂無所恨焉男四人曰克臣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早卒曰堯佐右承議郎直敷文閣賜紫金魚袋曰堯仁右宣議郎直敷文閣賜紫金魚袋曰堯勛右宣議郎早卒曰球右承務郎女四人寧國軍承宣使浙東路副都總管滿温卿右承議郎通判筠州軍州事吳希祥右承議郎宗正丞張宗元其婿也其一未嫁銘曰

向望河内　名人間出　自我文簡

始大赫奕　流澤演迤　於後有謚
是生明德　光儷宸極　國有父母
家有壼則　侃侃夫人　是訓是式
歸嬪鉅公　曰惟太師　太師奕代
鎮於西陲　智畧縱横　且文且武
隱如長城　實固吾圉　逮時艱虞
執戈衛主　凜然向敵　身先其旅
聞命引道　寘家江滸　盜發四旁

小大惴懼　屯營室家　我則恩之
効死固守　罔敢叛携　克相君子
懋以忠赤　寅奉其先　蘋藻是職
侈泰矜夸　不見於色　斥其餘帑
拯難扶疾　以詢其子　必時名儒
文行彬彬　左琴右書　水有方舟
陸有安輿　歲時勝賞　款款舒舒
湯沐之封　十更名國　始終哀榮

孰與倫匹　排山幾幾　將相之阡

過者下車　銘在墓前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王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閏八月某日甲子故左中奉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終於里居以其年十月某日甲子葬於義烏繡不鄉譙小之原後十四年其子鑄以右承事郎知湖州德清縣事適相從游一日出里人右宣義郎宗君士之狀

見屬曰先大夫葬有年矣隧未有銘敢累子將表諸墓左且曰先大夫辱與賢叔父為僚相好也是以敢訴初叔父為嚴陵監都實佐公治某繫官於越不及從也他日問公於叔父叔父曰王公長者也某竊嘆今世稱長者率未必有實漢文帝問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公長者宜知之叔所稱獨故雲中守孟舒一人而已審如是非勇於為義不顧已私不可以言長者長者豈易言哉又他日聞之搢紳公之守南康也故諫議大夫陳公瓘

在馬陳公居諫垣時詆斥奸臣逆疏其惡章累十上其後怨家當國貶居是邦公慕義交驩情禮備至陳公謂其有前輩長者之風與為姻家陳公然諾重于一世所為得此稱抑有自乎然則吾叔父非易言也公諱某字慶長世為婺之義烏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宣奉大夫母宗氏劉氏贈太碩人公劉出也少警悟强記憶從鄉老先生學為文章志甚篤弱冠失怙恃家無擔石之儲徒步入京師為太學生益勤弗懈

及維聖元年進士第調台州仙居縣尉再調越州郯縣
主簿陞洪州武寧令用薦改宣德郎權宗學博士知泰
州海陵縣事控置東南兩路茶鹽司屬官提轄諸道進
奏院通判筠州知南康軍秩滿知觀州未赴移知嚴州
上䟽乞解郡紱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尋請老終焉
階自軍德郎序遷及更八寶赦恩進奏院職事辦給賞
典淵聖今皇帝登極大霈凡十轉至中奉大夫爵文安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仙居豪右爭四水之利至十五

年不決公一見得情爭者語塞武寧於豫章為劇訟牒

堆几公始至隨事剖決民不敢欺發奸擿伏輔以教化

曾未閱歲能聲赫然溢於江表郡守部使者交牘列奏

其在海寧亦猶武寧也會有旨濬汴縣令躬部役夫至

所分地公慮事量功分畫占授凡板幹畚築之具土物

遠近之程皆出素定不勞而辦一時嘆服政和間朝廷

遣七路茶鹽使因命訪察荆湖南北使者未入境欲

盡削兩路監司以立威以其事訊公公曰不然詔使之

行患在不知民之疾苦不患威之不立也有如風聞失實奈物論何使者服其言為止嚴陵巨寇發於山谷聲震江浙郡方調民築城公謂役大未易遽辦亟命罷之集兵民據要害以折賊衝賊亦不至逆賊苗傅持兵一夕入境公遣人迎謂曰是城無見糧非汝宜守及檄境內迎候官軍賊懼遁去初賊薄城居民震擾卒徒有謀為內應者公密伺得之盡寘之法或謂謀未露宜在貸減公曰幸未露乃能得之不然悔可追耶已而盡得其謀人始服公

之決嚴並出為田賦租薄少軍儲仰於鄰郡至是官軍討賊往來相踵比及凱旋宴犒拊循靡不周盡民吏不知費出所自公既得請奉祠還歸里閭遽得疾不起享年七十有五妻溫氏累封至令男二人長曰鑄次曰儔右從政郎嚴州司法參軍皆能世其家以孝謹稱女四人其適進士路衡右朝奉郎新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虞流右從事郎監紹興府都稅務方鑄者皆先公卒幼適右承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郭知訓孫男五人曰寧曰紹

祖曰光祖曰興祖曰勤禮寧右迪功郎新授邵武軍建寧縣主簿紹祖右登仕郎而勤禮將仕郎孫女四人適進士宗開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陳永思其餘尚幼公慈祥樂易出自天性平居循禮言動有常至臨事婉盡皆出人意表義所當為惟恐居後於仕進澹然故人之在要路者未嘗一通私書又性至孝自念起家窮約禄不逮親以為終身之恨自初仕至老未嘗釋念友于其弟甚篤鄉黨稱焉令人温氏楚之山陽人有賢行善

相其夫不越壼則家故窮躬履勤儉分少絶甘以及親屬之不能自給者甚者至斥簪珥無所愛惜公既葬七年而令人歿於儔之官舍實紹興七年正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明年八月某甲子從公并合葬云銘曰

公始居約　强學業文　以克厥家
其艱其勤　一行作吏　益勵其恴
意獨在民　且教且治　潛伏之奸
一見情得　甲是乙非　爭者語塞

勑使載詠　摶犨示威　公曰孰光
問民瘡痍　寇難薄城　視若無物
我謀既臧　談笑却敵　勇於為義
不見所難　謂公長者　斯名不刊
壽七十五　官上大夫　五馬來歸
有耀其閭　維公至行　訓於里門
恬淡家聲　孝謹是論　維子若孫
奉承勿惰　我諗之銘　以表墓左

宋故左朝散郎通判安肅軍林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無惑福州長溪人曾祖仁珙祖昱父雄皆隱德不仕父以君通朝籍累贈承議郎君自幼童知好學刻意鑽研礪志寒暑飢渴久之自以聞見不偉慨然出求師時太守蔡公襄大開學校延四方豪英而鄉先生陳公烈起處士為學官士類益集君往從焉先生每日夜聞君誦書策勵羣弟子必以君為言且相罷重元愷初為太學生十年聲名日彰司業朱公服覽其藝文以

為有柳柳州氣骨又喜其莊重有常處以職事曰勉之為餘子矜式累試春官輙不利至元祐六年始登進士第授溫州瑞安尉未赴相繼丁內外艱服除調臨江軍司法叅軍議法平允為老吏所服再調邵武軍司户叅軍皆兼學官移建州松溪令政治不煩悉出愷悌歲旱飛蝗被旁邑獨不入松溪境邑人德之欲以聞部使者君謝止之曰使我得名如他邑何終更士民遮道不得去者累日尋授泉州晉江丞再授建州甌寧令甌寧負

郭當道路之衝民剽悍健訟最於一路食且朝造郡守使者歸聽民訟未竟或當食放七箸出迓客無虛日君不自以為勞事益精密夜秉燭省案牘不一以諉吏咸信並行盜為出境囹圄屢空使者交薦之御史中丞吳公執中以君治行聞于朝不果召已而用薦改宣教郎知湖州歸安縣君為歸安甚暇且教且治之民不忍犯歲潦民流有聖旨賑濟君擇地為茇合區處之適溫涼燥濕之宜視食飲淹速之節所全活甚衆使者上其事

減考功格三年轉奉議郎再轉承議郎權宗子博士以年高請補外除通判安肅軍待次京師聞大將開邊君曰此胎禍也吾不應及其難亟買舟還鄉築室於故園與親舊賔客舉酒相樂論者高之轉朝奉郎賜五品服遇淵聖皇帝登極恩遷朝散郎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新居享年七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長松比明宗佛寺之旁蓋君所自卜娶同邑周氏有賢行先君十五年卒男二人曰聲曰仰三女長適右迪功郎王

旁次未嫁與子聲皆早亡幼適鄉貢進士周直亮孫一人曰同仰今為右修職郎袁州宜春縣尉君孝于親義于鄉黨天姿粹然金玉人也鈎貫經術善屬文於詞賦詩章尤工後輩從君學者皆有軌則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其待人一本於誠所治三邑去皆見思嘗語仰曰吾居官無以踰人獨小大之獄必以情有不安者蚤暮以思未嘗敢忘於心吾老尚何求以是遺汝耳在歸安時余以邑子見君君相遇甚厚因獲與仰遊仰訪余於

里閭民吏驚曰是長官兒耶我輩不之識也盖始出而從吾遊其審慎而畏謹每若此使余心愧焉仰嗜學能文仰父既葬君若干年復見余於會稽則論議益富文益工其後以書抵余求為君銘所不得辭銘曰

正而樸　匪聾匪斷　安且舒

惟仁是居　獄政慈祥　有苾其芳

以遺其子　天其勿忌

宋故聞人府君墓誌銘

余曩以柱史失職罪黜寓家德清暇日浮扁舟訪川巖
於鄰邑中流遇風命拽舟傍林墅暮夜不得所棲問亭
傳曰無有獨酒壚在焉問主壚為誰曰聞人君長者也
余得假宿訪主人曰適他墅矣質明將輿則奴奉匜在
户外余沃盥僅畢君出迎有禮貌自言昨暮無他適蓋
窺公於屏間識公非塵凡人也固欲飯余具甚設自是
識君率間歲一相過坐客有及求田事因余以囊無金
謝之君竊聽若不聞閱數日持劵來曰鄉公與客語田

事尋物色其處以緡錢千為公得之余驚謝不敢留者七八君曰他日以直歸我未晚也如是十餘年僅能償半余刺促不自安君無半辭及之一日扶羸過余曰吾得疾且病故來取别久之出筆札相授曰向所負巳折券懼吾子若孫不察吾意或相督取余曰自吾居里閭雖甚困不貸人一錢所見士大夫有急叩人門雖甚薄少不可得今君捐數十萬錢不取如棄涕唾授受之際不應如是之輕君以筆札抵案徑不返顧余愧其意每

從人言之知君者皆云聞人君樂善好義辭氣質直不
為表暴意所欲必為之類此頗衆然非余意也念終當
償之又三歲而君卒其子頎袖書來乞銘余固欲表其
事不復辭且使後人知君所為槩可見也君諱譽字聲
甫世居湖州之武康曾大父永大父億父濟君未嘗業
儒而舉動不悖於禮義奉親孝謹承顔順旨生事死葬
無毫髮可恨鄉里稱焉振貧恤孤不見所難自幼至老
屬意浮屠氏之學以精進布施為實行建殿閣嚴像設

者不一數誦內典飯緇流不可以數計名山橋梁應緣與通衢經術並巖陰及應布瓶雖綿亘甚遠皆獨任之行路受其賜平時多從方外有道者遊晚歲若有得臨終索湯沐炷香斂念語旁觀曰聞人其有道行與否在今日矣實紹興二十三年八月戊寅也享年七十有三以其年十一月壬寅葬於所居之南二十里崇仁鄉南岳山之原從先君之兆室李氏男二人頎泰州助教早卒順從信使出疆補官轉承節郎女三人適邑人姚惇施良

佐孫男六良貴良臣良翰良心良罷良才銘曰

川可回　石可泐　惟茲銘

詔罔極

宋故右朝請大夫鄭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五代祖昱為湖州長興令子孫家焉因是為長興人曾祖某故任睦州遂安令祖某父某皆不仕君以其子績仕班朝籍累封右朝散郎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八十有五明年三月丙申葬於

歸安縣開化里後十年贈至右朝請大夫績語余曰先君幼失怙恃嶷然自立力學不倦夢有所授乃自晦棄科舉獨玩意浮屠氏之學讀其書甚廣中年有得心意融釋視死生如昨夢平時邃於天文地理卜筮之說一日語人曰吾生丁酉月日時皆火屬合歲在辛酉火以類至其死矣白雞之年也繼得疾屏藥謝醫炷香沃盥曰明日入辛酉吾終於此矣復戒績曰葬用山地之險也有甚吉必有甚凶吾以是得袁坦之地為安我葬從汝

母之旁善矣且我自卜也績奉治命惟謹獨隧者之銘
未立私心悪焉顧疇昔官學相追其言可信於後世者
十不一二存今不子求而求之誰固將以表諸墓也既
而聞之鄉老曰君學道堅决若與物無心而事所當為
靡不周盡律身儉勤教子孫甚力遇宗族鄉黨甚信且
厚居長興時有宅一區田一頃在歸安之璉市僅足了
伏臘即徙焉捐其先居之産悉以與族人其後貲稍裕
葬族黨親故者十數與隆寒苦雪閭里之不能衣食者

持薪米繒絮往周之一飯之德必報其人雖亡見其子若孫則如其人焉性實剛介朋友或愆於義必面折無隱情故所至皆親重之余是以益知君為長者配朱氏與君俱學道志行堅確前君若干年無疾坐逝男二人績右朝奉大夫新函浙東路安撫司叅議官道如祝髮為僧住臨安府天井山普應禪院孫一人嗣執業進士曾孫三人膺胥脩余不及識君而從績游有年數矣績脩潔博習時輩所推既登科名聞諸公嘗被選擢自中

都官出為部使者及佐師間其進未已也余既得君善行而績見屬意甚厚不敢以固陋辭姑叙所聞以詔後人云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張府君墓誌銘

君諱句字述功其先居吳郡後徙青墩鎮遂為秀人逮君之考復卜築湖之烏墩曾大父叔和大父宗祐晦迹不仕考育以君叙封至朝散郎致仕累贈右正議大夫母丁氏追封碩人君自少頴異不肯碌碌嘗語人曰家

以儒為名未有顯者吾甚恨焉折節讀書遊學親師友不憚寒暑掌教者偉其文每揭示諸生而以為軌則故同學者皆自知不敵已而薦名鄉書為第一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調婺州蘭溪縣尉大觀中用八寶赦恩轉登仕郎終更用薦陞通仕郎乃授杭州錢塘丞府郎部使者以文字知君薦書交相上改京秩知嚴州桐廬縣吏戴諒者為奸隱欺稅租君具按治得實事上聞與賞格時户部辟監麥科下第一界君以道遠不便親養乞監

越州鹽倉司遇淵聖皇帝及今皇帝踐祚遷二官授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於考功格應賜緋衣銀魚君以親老侍養無幾日自列於朝願以身章責其親有旨從之未赴寧國間丁父憂免喪監行在所諸司糧料院將之官君自念禄不逮親欲出疏乞閑再更宫祠㑹有旨侍從官各薦賢能君在薦中除知南劍州尋易㠘州任滿造朝除知嚴陵俄得肺疾乞以郡易奉祠踰年請老以疾終於家實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也享年

七十有三自改京秩九遷至左朝請大夫君妙年初仕於吏道已若素習遇事精敏老吏竦服在蘭溪時民有甲乙爭田中水溝者甲曰田有溝舊矣乙曰劵有塍耳寧後溝耶訟久不決君呼耆老問之水溝異名謂何曰俗謂之甽又問曰中徑田俗謂之塍君取劵熟視曰我得之矣易甽為塍是殆匿溝為已有也爭者語塞杭為會府往來多要人寺僧義聞假權要勢占民産官吏拱默不敢決君官小無所顧望一繩以法聞者聳之桐廬

縣劇政率以猛君獨本以恩信追科不煩而事悉辦給
民健訟相侵漁尺度不明君未嘗委官吏按視曰是徒
為紛紛擾民爾命圖狀來上反覆問詰往往情露民甚
愛君比其去也遮道借留不減古人至繪像祠之其治
緻亦然奉行寬詔謂德意不下逮為承流宣化者之罪
或言郡經費不足君曰郡經費出於民而有藝極者也
民賦輸無爽而用不足是必有弊歟不歸公上者弊在
吏胥久之盡得鄰郡猾奸有留繫不決部刺史悉以委

君涣然盡釋皆自以為不寃初除嚴州民相賀曰是嘗為桐廬矣惠且及我也君蚤失母事父孝謹每仕以親養為急不汲汲於進父死將葬日者以歲庚申君生之年也盍避之君斥去曰吾豈以拘忌私已之説易吾意耶律身嚴家政肅小大井井平居未嘗廢書為文粹美自其少時有集三十卷藏於家課子弟學朝暮諄諄故親族與計偕取高第者相踵於時晚歲手抄釋氏典殆百卷神情恬悦若有得焉以明年正月丙申葬於湖州

長興肆惟新鄉龍潭塢之原娶濮氏封宜人子庇右迪
功郎前監潭州南嶽廟孫男女六人顔將仕郎頒頃頔
女尚幼君歴任久既官其子孫又以明堂赦與致仕恩
及其兄弟之子二人曰席曰庡云前事之月庡以其弟
康之狀求君銘始得盡其平生且恨䄂用之未既也銘
其可辭哉銘曰

君生弱齡　秉志自强　謂家世儒
厥問不揚　折節讀書　藝業益勵

隆師尚友　以開後繼　奕葉有光
自君起第　粤初筮仕　宛若素習
健決力行　老吏惴慄　深年之訟
一訊語塞　奸貪婁攘　或怙權貴
官吏拱默　罔敢有異　君雖位卑
了不顧忌　桐廬之政　恩信並立
追科不煩　民用寧壹　豪強兼并
尺度晦匿　君曰委吏　是益蟊賊

命圖來上　反覆問詰　彼民愛君
於今不忘　歲時奉嘗　有如桐鄉
君之治獄　豈弟舒舒　僚吏以苦
經費是圖　君曰此民　不足賦輸
弊豈在民　弊在吏胥　抉摘蔽欺
謹所應入　曾未幾時　用度有溢
惟君孝友　出自天性　仕每便親
不急於進　曁服親喪　志乃不競

既久得疾　請老於朝　尚期季年
燕居逍遥　迹君行能　與名與位
小見於時　用則未旣　龍潭之原
卜云其臧　納銘墓中　以永厥藏

宋故永嘉郡夫人髙氏墓誌銘

夫人髙氏世為南徐人故中奉大夫安吉縣開國男致仕贈右光禄大夫閭公騤之室也夫人曾祖亮祖傳不仕父仲華以文著於鄉閭晚乃得官為承事郎以其子

述贈官至光禄大夫以儒名家諸女皆知書甚難于得對金陵閻氏昆弟有聲學校既以長女妻其兄而安吉公益有聞於時又以夫人歸焉已而相踵登上第歷通顯夫人莊靜淑懿自少小不為戲劇女工之餘獨玩意筆硯閒泛觀六經諸子識其大指既歸閻氏以不逮事姑為恨舅年高奉食飲藥物不少懈至中饋佐烝嘗敦睦夫黨上下肅雍舅賢之以戒其諸女為矜式安吉仕典刑獄閱文書每至夜分求所以平反者夫人坐其旁

贊曰審思之無忽也士之從安吉游者相與論道古今夫人竊聽屏間輙為之題目輕重無小失安吉仕四方以廉節稱自謂得內助為多平居不植産族聚浸廣仰食者衆洎為杭治中得圭田之租即以付族長俾置田鄉里次第給之視兄弟之子逾已子時其嫁娶皆夫人共成之外民有不能自存至鬻其妻者夫人聞之垂泣斥首飾得千萬錢解所御裳衣遣往贖歸之初安吉遇郊祀既官其次兄之子又欲及長兄之孫未能也公既

下世夫人命以遷表恩奉承治命無得有異夫人重然諾不耻貧不謀利樂聞人之善喜周人之急為人之所甚難類若此建炎四年六月十八日以疾卒於建康之溧陽享年七十有七以其年九月十日葬上元縣幕府山之原祔安吉域也夫人初封永和縣君改封令人後以子彦昭贈永嘉郡夫人生二男彦昭其長也今為右朝請大夫兩浙路轉運判官次子早亡女四人得婿者三曰奉議郎林彭年從政郎胡璉從事郎薛懌孫果將

仕郎早世晃右從事郎真州錄事叅軍昴右迪功郎監真州造船塲晟將仕郎孫女與曾孫各四人曾孫曰一德世德好德彥昭以才能見推士類既為浙部使者以書抵某曰吾母之葬屬時艱虞墓隧之銘未立私情剌促若無所容敢以奉累余異時固聞之矣使者孝行如古人承顏順色無毫髪可恨故夫人晚歲神情安舒益知有子之福余與使者相從首尾通四十載余冒居瑣闥旋以罪黜使者時為尚書郎獨一再出郊垌見存甚厚

且以相警俾遠後悔其後皆如使者言余心德之弗忘也惟是老病昏塞執筆眩然懼無以發揚太夫人遺懿而慰使者哀惻惓惓之心既又自念荒陋之文何敢有愛於人之母況親戚故舊且稔其家範若是具悉者耶乃不辭而為之銘

銘曰

噫夫人　資淑溫　相君子

節義敦　厚宗親　一以恩

曷由然　好詩書　中篤實
行有餘　蘭生深林　孰幽不芳
閨門之懿　孰隱不揚　孰施者多
而報以寡　謂余不信　視今來者

茗溪集卷五十